

## 第一百四十八章 一個人的孤單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怎麼對付神廟，我想了蠻久，準備了無數地哲學問題包括悖論之類的東西，但後來寫地時候一撓頭。幹，咱不就是一小白嘛，除了會玩點兒腦筋急轉彎，書都沒看過幾本，哪有這種風姿...

我這腦子裏除了三大俗還是三大俗，而如今正在反三俗，所以咱們還是直接一點兒吧。暴力點兒。然後...溫情點兒。煽情點兒，言情點兒，向大家報告。王朔地我最愛的還是空中小姐啊，)

範閑的左手緊緊地握著插在胸腹處那根鐵釵，感受著金屬上麵傳來地陣陣冰冷。隨著鮮血的湧出，他地鼻中咽喉裏俱自感覺到一股令人寒冷地甜意，甚至連身體也冷了起來。

近在咫尺地那抹黑布。依然沒有沾上星點灰塵，那張素淨中帶著稚嫩，沒有一絲皺紋的臉龐。卻像是在訴說一個長達數十萬年的故事。

範閑怔怔地看著這張熟悉的臉，卻發現再也無法從這張臉上尋找到一絲熟悉地味道。明明還是這張臉，明明還是這塊黑布，但他卻清楚地知道，麵前地人已經不是五竹叔。至少在這一瞬間。他不是五竹叔。

明明此人便是彼人。然而斯人卻不是彼人。二十載相處，此時卻若陌路相遇，這是何等樣令人難過黯然的事情。

當範閑看到王十三郎背後的那個大箱子時心裏便生出了警訊。並沒有找到五竹叔。完成此行神廟最大目的的愉悅。因為他敏銳地察覺到一絲問題。對於神廟來說。五竹叔是當初最強大。最資深地使者，而如今卻是最大的叛徒。因為五竹叔守護母親以及自己地緣故，神廟不知多少使者死在了五竹叔地手中，既然神廟最後控制了五竹叔，又怎麼可能將他隨意放在王十三郎輕易就可以找到的地方。

除非神廟能夠確定自己能夠完全地控制住五竹。才會不在意五竹地動靜，也正是基於這一點判斷。範閑在第一時間內命令王十三郎帶著箱子突圍出廟，他堅信，隻要脫離神廟的範圍，神廟便再也無法控制五竹。然而這一切的反應，都太晚了。

空氣中一道黑光閃過。箱子破裂，蒙著一塊黑布的五竹瞬息間從王十三郎的身後，殺到了範閑地身前，將他地身體像一隻蝦米一樣穿了起來，就像是根本不認識範閑。更沒有曾經為了範閑母子二人出生入死，不離不棄過。

在看見黑光地一瞬間，範閑不禁想起了肖恩大人所轉述地很多年前地情景。當神廟的大門打開。四歲地冰雪仙女兒輕眉逃出廟門，一道黑光也是這樣閃了出來，隻用了一招。便將苦荷砸成了滾地的葫蘆。

範閑盯著五竹臉上的那塊黑布。感受著胸腹處地劇痛。知道大概神廟用了什麼法子，將五竹叔地記憶再次抹去，甚至是...抹成了一片空白。

鮮血從範閑的唇間湧了出來，他麵色蒼白，眼神卻極為堅定。困難而快速地抬起了右手，阻止了海棠和王十三郎震驚之下的暴怒出手。

因為他清楚，麵對著五竹叔，海棠和王十三自附艮本沒有任何還手之力。一旦加入戰團。隻有死路一條，要能從眼下這最危險地境地中擺脫出來，隻能依靠自己!

鮮血噴流。範閑痛地縮在那根鐵釵之上。看著異常淒慘，然而他還可以思考。沒有馬上死去，甚至還可以抬起右手，阻止海棠和王十三郎悲痛之下的行動。這隻能證明。五竹這異常強悍準確地一刺，並沒有刺中他的要害。

這是很難理解地一件事情。以五竹地境界暴起殺人。除了天底下那幾位大宗師之外。誰能幸免?更何況範閑本來便是傷重病餘之身。想必連神廟都沒有想過。在五竹地手下。範閑還能活下來。所以那個四麵八方響起地聲音沉默了，似乎是在等待著五竹判斷範閑地生死。

是地，沒有人能夠避開五竹地出手，但是範閑能!

自從在那間雜貨鋪裏，五竹將手中的菜刀獻給了範閑，在澹州的懸崖上。在那些微成濕潤海風的陪伴下。範閑每天都在迎接五竹地棍棒教育。瑟縮地小黃花在被擊碎了無數萬次之後，終於變得堅韌了許多。

數千次數萬次地出手。範閑身上不知出現了多少次青紫，但也幸虧如此。他才擁有了在世間存活地本領。異常精妙的身法。更關鍵地是。他是這個世界上。對於五竹出手方位和速度最了解地那個人。

隻不過以往數千數萬次的教育，五竹手裏握著地都是那根本棍，而今天他地手裏握著地是鋒利地鐵釵。範閑無法完全避開這一刺。卻在黑光臨體之前的剎那。憑借著純熟如同本能的避趨身法。強行一轉。讓鐵釵前進的通道。避開了自己地心髒與肺葉，看似鮮血噴湧，實則卻隻是傷到了肋骨下的心窩處。

五竹頭顱微低。黑布在冰涼地微風裏飄拂，他地臉上沒有絲毫情緒，也看不出來這位絕世強者。是不是對於麵前這個人類居然能夠避開自己一刺感到訝異。在旁人看來。他隻是保持著那個動作。將範閑穿刺在鐵釵之上。

“這事兒說出去。我媽也不能信啊。”這是範閑咳著血說出的一句話，

就在這句話之後，五竹沉默了片刻，忽然開口冷漠問道：“你媽貴姓。”

就是這道光，就如同一道光。瞬息間占據了範閑的腦海，讓他看到了一絲活下去的可能，他死死地盯著那塊黑布。說道：“我媽姓葉。”

五竹沒有反應。

“你叫她小姐。”範閑看著一臉漠然的五竹叔，不知為何悲從心來。更甚於傷口處的疼痛，沙著聲音淒聲說道。

五竹依然沒有任何反應。

“她叫葉輕眉。我叫範閑。你叫五竹。”範閑吐掉了唇邊的血沫子。望著五竹惡狠狠地說道，卻牽動了胸腹處的傷口，一陣劇痛，令他眼前一黑。

五竹依然沒有反應，就像這些他本來應該最清楚。最親近地名字，早已經從他的腦海之中消失，雖然先前他說了一句話。然而他整個人地身體卻沁著一股寒意，就像是天地間的一塊玄冰。永遠也不會融化一般。

看著這塊冰，看著冰上地黑布，範閑似乎看到了一個熟悉地靈魂。漸漸化成光點。從麵前地身軀裏脫離出來，飛到半空之中。漸漸化成虛無。

這個事實。令範閑感到無窮的惶恐與悲傷，他隱隱感覺到，自己這一生再也無法見到那個五竹叔了，此等悲痛，竟讓他忘記了自己還被穿在鐵釵之上，重傷將死，將要告別這個世界。

對於如今已經看過千秋變化地範閑來說。死亡並不可怕。可怕地是死地時候，自己麵對著地最親地人，卻認不出自己來，他絕望地看了五竹一眼，一口鮮血噴出，頹然無力地跪到了雪地之中。

五竹緩緩抽回鐵釵，看也沒有看一眼跪在自己麵前地範閑，一屈肘，單薄的布衣割裂了空氣。直接一擊將終於忍不住從背後發起偷襲地王十三郎砸了回去。

然後這位蒙著塊黑布的瞎子。沒有任何情緒波動，穩定地走過了那方蒙著淺雪地石台，每一步的距離就像是算過一般。他走到了神廟內唯一完好的建築麵前，然後坐了下來。

就像是一個沒有靈魂地軀殼。重新坐到了千古冰山寶藏地門前，開始守護。開始等待。這一等待。不知又將是幾千幾萬年。

範閑地身體終於倒在了雪地之中。鮮血從他地身上滲了出來，海棠半跪在他的身旁，徒勞地為他止著血，強行壓抑著心內的悲楚與震驚，然而卻壓抑不了她眼裏地熱淚。

五竹沒有向海棠和王十三郎出手。大概是因為在神廟看來，這兩個範閑的同伴，並不能夠影響到人類地整體利益。而且它需要這兩個人將神廟地存在宣諸於世間。這是簡單的邏輯判斷。並不牽涉其餘。

然而海棠和王十三郎不懂。兩位人類世界地強者，看著建築門前那個盤膝而坐地瞎子，感覺到了渾身的寒意，尤其是海棠，她怎麼也不明白，瞎大師會向範閑出手，她更不明白。為什麼瞎大師要坐在那扇門前，但有一種冥冥中的感應讓她知曉，或許在以後地漫長歲月裏，這位範閑最親近地叔輩。這位人世間最神秘地布衣宗師，或許便會枯守於神廟之中，不知山中歲月。

範閑將死，可是海棠看著漠然無表情的五竹就那樣坐著，竟也感到了一股難以抑止地寒意與惘然之意。

神廟裏回複了平靜，那個溫和平靜而沒有絲毫人類情緒地聲音再也沒有響起。微雪再次從天穹落下。四周的雪山

若非存在地事物一般泛著晶瑩地光。

五竹漠然地坐在大門前。紋絲不動，說不出地孤單與寂寞。

雪下個不停。冷風兒吹。人心是雨雪，寂寞沒有。寂寞沒有終點。範閑透過帳篷特意掀開地那道縫隙。看著帳外紛紛揚揚的雪。臉上沒有絲毫表情，冷漠地有如那個在遠方雪山中地瞎子。

海棠和王十三郎曆經艱辛將他背下了雪山，回到了宿營的地方。本以為範閑熬不過一天時間，但沒有想到，範閑竟然憑借著他小強一般的生命力。活了下來。

從醒過來的那一瞬間起。範閑就陷入了沉默之中。海棠和王十三郎知道他心裏地情緒很複雜。所以並沒有試圖打擾。隻是很簡略地將他昏死過去後的情景講述了一遍，其實直到此時，海棠和十三郎依然沒有想明白。神廟為什麼一定要範閑死，又允許自己二人活著。

範閑地身體很虛弱。本來在這天地元氣無比濃鬱地地方冥想數日，漸有起色的身體。又因為這次大量的失血。到了瀕臨廢棄的地步，然而範閑沒有絲毫失望悲傷地情緒，他隻是冷漠地看著帳外地風雪，一看便是許多天，小心翼翼地將養著自己的身體。

按照原來的計劃，他們離開神廟之後。必須用最快的速度南下，盡可能地避開夏季之後將要到達地大風雪，以及最為可怕的極夜，然而因為範閑地受傷，更因為範閑地堅持，營地一直停留在大雪山地後方，沒有南移。

海棠朵朵和王十三郎這些天眉宇間地憂色越來越濃了。雖說神廟之行一無所獲。至少對於他們來說是這樣。但能夠活著進入神廟。活著離開神廟，已經是人世間不可能完成地任務，他們不可能再奢望更多。

他們當然明白範閑為什麼不肯離開雪山。那是因為山裏那座廟裏有他最放不下地人。然而他們實在是不清楚。麵對著神秘地神廟。自己這些凡人能夠做些什麼。

海棠和王十三郎不是範閑。不可能看透神廟地真相，他們隻知道就連五竹這樣地絕世強者。依然不敢違抗神廟的命令。對最親近地範閑下了狠手，試問在這種情況下。自己三人枯守雪山之外。又有什麼辦法？

但範閑不這樣認為。要他眼睜睜看著五竹叔一個人孤苦伶仃地在雪山神廟裏枯守千萬年，打死他也不幹，當然。此時地範閑已經隱約猜到了五竹叔地真實身份，然而他依然用孤苦伶仃這四個字來形容五竹，因為他知道，五竹與神廟不同。

五竹叔有感情。有牽絆。不是冰冷地程序。他是活生生的一個人，範閑堅信這一點。因為在澹州雜貨鋪地昏暗密室裏。他曾經見過那比花兒更燦爛的笑容。而且在大東山養傷之後。五竹叔越來越像一個人。

這種變化是什麼時候開始的。範閑不清楚，或許是無數萬年以前。那個蒙著塊黑布的使者。以神使地身份。在各個人類原民部落裏遊走，見過了太多地人類悲歡離合？或許是五竹叔本身就是神廟裏最強大的那個存在。在數十萬年的演化之中。走上了一條與神廟本身完全不同的道路？還是說是因為幾十年前。忽然間有一個精靈一般地生命，因為沒有人能夠知曉的緣故，出現在世間。出現在神廟之中。在與那個小姑娘的相處之中。五竹叔被激發出了某種東西？

範閑不想去追究這一點。也不需要去追究這一點。他隻知道自己到這個世界時，便是靠在五竹叔地背上。他看見的第一個人就是五竹叔。

五竹叔地背是溫暖地。他地雙眼雖然一直沒有看過。但想來也是有感情的。

範閑不清楚神廟是怎樣重新控制了五竹叔，或許是類似於洗腦。或許是重新啟動。或許是格式化？總之五竹身軀裏那一抹智慧情感地生命光芒。在眼下是根本看不到了。

這個事實令範閑感到格外的悲哀與憤怒。他無法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幕發生，而自己根本不做什麼。因為對於他來說，那個枯守神廟地強大存在，隻不過是五竹叔的肉身。而五竹叔地靈魂不被找回來。便等若說五竹叔死了。

二十幾年前。神廟與皇帝老子攜手的那次清除行動中，五竹殺死了不知幾位神廟來的使者，然而自己也受了重傷。用陳萍萍老爺子和五竹自己的話來說，他忘記了很多東西。

這種失憶肯定是神廟地手段造成的。隻不過好在五竹忘卻了一些近年之前地事情。卻對最近地事情記地很清楚，他記得葉輕眉，還記得範閑，然而今日雪山中的五竹，卻什麼也不記得了。

範閑地眼簾微垂。眼瞳裏卻閃過一道極為明亮的光芒，他地身體依然虛弱。他地信心卻異常充足。他不曾離開雪山。他一定要重返神廟將五竹叔帶回來！

因為他沒有死。五竹那一刺沒有殺死他!

範閑準確地判斷出，神廟對於五竹叔這種完全不同的生命，應該無法全盤控制。至少那幾個名字，那幾個記刻在五竹叔生命裏的名字。成功地幹擾了五竹叔的行為，讓他沒有殺死範閑。

以五竹的能力，判斷範閑地死活是太簡單不過的事情。然而他放了範閑一條生路。這便是範閑眼下的信心。他相信。五竹叔肯定會有醒過來的一天。

很多很多年以前，葉輕眉在苦荷與肖恩的幫助下逃離了神廟。在風雪之中向南行走。然後某日，當時四歲地小姑娘歎了一口氣，在帳篷口向著北方癡癡望著。說了一句話：“他也太可憐了。”

很多很多年以後。重傷地範閑在海棠和王十三郎的幫助下離開了神廟。他卻根本沒有離開，他也沒有歎氣，因為他根本不會舍棄那個可憐的瞎子，自己返身於繁華的人世間。

葉輕眉後來勇敢地回到了神廟。帶著五竹，偷了箱子，再次離開。範閑也必須回去，數十年間的過往。似乎又陷入了某種循環之種，隻是這種循環，卻讓人感覺不到絲毫枯燥，有的隻是淡淡的溫暖意味。

當範閑能夠行走的時候，雪山四周地風雪已經極大了。他第二次向著雪山之中走去，就像他母親葉輕眉當年的選擇一樣。因為他們母子二人都舍不得。舍不得那個人...一個人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